

认知叙事学的引进与文学研究的新拓展

张万敏

认知叙事学是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相结合的新兴学科,它萌芽于20世纪70年代,于90年代后期以及21世纪的前10年得到蓬勃发展。认知叙事学以跨学科的旺盛生命力,挽救了已濒临“死亡”的经典叙事学,并使其重新焕发了青春。它也因此而成为西方后经典叙事学中最受瞩目的一支生力军。但在国内,认知叙事学至今还没有得到学界应有的关注。

一、认知叙事学的兴起与基本特征

“认知叙事学”这一术语的历史非常短暂,西方学界一般认为它的正式使用标志是2003年美国学者赫尔曼所编辑的论文集《叙事理论与认知科学》的问世。但认知叙事学的相关研究最早却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的罗兰·巴特,他在《S/Z》中改变了结构主义一贯对文本生产的关注,转而关注读者的作用以及阅读过程。20世纪七八十年代诸多领域的研究及所取得的成果,如文学研究领域所出现的关注读者接受及反应的新动向,以及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叙事生产及叙事理解中所涉及的认知结构及过程的设想等,都为90年代下半期来临的叙事研究的“认知转向”奠定了基础。随着弗卢德尼克的《走向“自然”叙事学》于1993年的问世,认知叙事学的春天也到来了。该著作可谓是认知叙事学最早的专著,它将口头会话的自然叙事研究与认知语言学中的观点及“体验性”相融合,作为叙事的核心品质。此后,认知叙事学蓬勃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几种主要研究范式,如:赫尔曼的“故事逻辑”;弗卢德尼克的“自然”叙事学;雅恩的“窗口聚焦”和“花园路”;莱恩的“认知地图”;A.纽宁的“认知方法与修辞方法的综合”;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的“心理叙事”等。经过十几年的建构,西方认知叙事学研究目前已初具规模。

认知叙事学关注作品的阐释和接受过程,将注意力从经典叙事学的文本研究转向文本与读者之间的关系研究,即在文本线索的作用下,对读者认知过程和阐释心理过程的研究。但是它仍然是建立在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框架之上,因此它不是对经典叙事学的否定,而是对它的继承、补充和发展。

认知叙事学是一个跨学科领域,它将经典

叙事学的概念和研究方法与其他学科(如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话语分析、心理哲学等)的概念和研究方法相结合,旨在为叙事处理建构一个认知基础。在叙事无处不在的时代,它从在“读者内部”(即读者的大脑和心理)发生了什么这一全新视角,对经典叙事学的主要问题加以研究。它与后经典叙事学的其他流派一起,为经典叙事学摆脱“死亡”境地、恢复生机与活力并重新成为文学研究热点作出了重要贡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认知叙事研究中的实证研究(如鲍特鲁西和迪克森的“心理叙事”)以充分的实验证据,表明了叙事学的理论假设不是主观想象的,而是可以用客观的方式加以证明的。

认知叙事学起源于对口头叙事和传统印刷文字文本的研究。但是随着科技的发展和叙事的无处不在,认知叙事学也开始转向多跨媒介的叙事研究。我们预言,在不久的将来,多跨媒介认知叙事研究必将成为认知叙事学中最活跃的领域。

认知叙事学能够在经典叙事学日渐衰微、甚至被预言即将“死亡”之际凌空出世并蓬勃发展,主要是因为:第一,其母体——认知科学——的迅猛发展势头为它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学科基础,创建了有利的学术环境;第二,它是一门跨学科研究,在学科基础和方法论上具有极大的优越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第三,它对语境的关注恰与当下西方的语境化热潮相契合;第四,它克服了结构主义叙事学只关注文本而不关注读者和作者的片面研究范式,为叙事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因此,在西方,认知叙事学受到了学界的相当关注并取得了长足发展。

二、认知叙事学的引进与研究现状

与西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认知叙事学研究态势相比较,我们国内的相关研究则显得“门前冷落车马稀”。据目前掌握的资料,认知叙事学是由申丹于2004年首次引介到国内的,她也是迄今为止对认知叙事关注最多的国内学者。她的论文《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评析》当数目前国内最全面的对西方认知叙事学的开篇性介绍。申丹认为:认知叙事学

“是关注作品接受过程的跨学科派别。它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是目前发展势头最为旺盛的后经典叙事学分支之一。它将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相结合，以其特有的方式对叙事学在西方的复兴做出了贡献”。这也是国内学者对认知叙事学所做的惟一界定。“在这一跨学科的新兴派别尚未引起国内学界的关注”的情况下，作为国内对西方认知叙事学引介第一人，申丹对认知叙事学概貌做了一定描述，特别是她对认知叙事学的定义，对其研究方法的介绍，对较有代表性的几位研究者理论特色的简介以及对认知叙事学的总体评价等，使我们对这门新兴学科有了初步的了解，不但实现了她所谓的“希望能为认知叙事学在国内的发展起到一种铺垫作用”这一目标，而且还填补了国内认知叙事学的研究空白，这无疑具有领军地位和开拓性意义。在申丹可谓为“空前”的引领之下，又有寥寥几位学者各从不同视角对认知叙事学加以关注。例如，唐伟胜探讨了赫尔曼对认知叙事学的定义，雅恩的“嵌入叙事”，修辞叙事学及认知叙事学对“阅读过程”关注目的之不同，认知叙事学的作用等；而尚必武则研究了赫尔曼的“假定聚焦”，并专访了赫尔曼，介绍了他的部分叙事学思想等。这便是国内认知叙事学研究的先声。

目前西方学界对认知叙事学的研究可谓如火如荼，而国内学界还鲜有人问及这一领域。自2004年被引入国内至今，认知叙事学依然处于启蒙阶段，相关研究多属于引介性或概述性的，零散且无体系，尚未看到有人对此进行专题研究，更没有看到系统、深入的研究成果问世。因此，在国内这是一个有待继续开发的新的研究领域。

三、认知叙事学对于文学研究的新拓展

认知叙事学学科地位的确立，为叙事学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范式，它所提出的相关术语和理论框架，不但丰富了叙事学的概念及范畴，也丰富了文学研究的概念及范畴。

不少叙事学研究者都遭遇过如此尴尬：由于不了解真实读者是如何处理文本的，他们的研究显得空洞、没有说服力，相关的叙事研究无法深入。叙事学的发展也因此而遭遇了挫折。叙事学从本源上讲只是文学理论的一部分，它是建立在口头叙事和小说理论基础之上的，这就注定了它在先天上是无法解释读者对文本的

认知过程和阐释心理的；而话语处理、认知心理学、人工智能等学科却拥有很多研究阅读过程的方法和阐释工具，但由于种种原因，它们仅仅是在外围关注叙事处理。认知叙事学恰恰是叙事学与认知科学的联姻，它将叙事学、话语处理、人工智能、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精彩之处加以结合，从认知的视角探索叙事学的基本问题，将读者的心理和认知纳入研究轨道，并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叙事学研究范式，实现一种跨学科的飞跃。它将认知科学的相关内容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丰富了文学的研究对象；它还将文学研究的边界渗透到认知科学的相关领域，拓展了文学研究的边界。此外，该研究范式还表明了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显著转向：“人们从极其关注文学中一统天下的观点‘文学性’或某些文本的文学本质上开始漂移，转而关注自己的内心和叙事处理过程等等。”这无疑也是对文学研究的拓展与丰富。

作为跨学科的理论范式，认知叙事学从人工智能、认知语言学、话语处理等学科中借用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并将其综合运用到叙事学和文学研究之中，丰富了叙事学及文学的研究手段和分析工具，这也是这门新兴学科旺盛生命力之所在。文学作为人文科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历来被认为是与自然科学相对立的；对文学研究的成果，历来都有人认为它是主观的，是研究者自己假想出来的，因而也是虚空、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的。但是，认知叙事学中的实证研究以文学实验验证了自己所提出的理论假设，这就使得历来被认为是抽象、主观、无科学依据和实证基础的文学研究，终于可以用文学实验来加以验证了。这不但开创了叙事学研究的新篇章，也引起了学界去深入思考文学与自然科学研究方法相结合的可能性及有效性。这无疑为文学实证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参考。

有鉴于此，我们呼吁国内学界能及早关注认知叙事学。对它的研究必将丰富文学理论的术语及范畴，拓展文学理论的研究对象和学科边界，丰富文学理论的研究方法等，特别是它必将为我国的叙事学、小说理论以及文学理论的跨学科研究和实证研究提供宝贵的方法论资源。

(责任编辑 洪颖)

申丹：《20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理论的新发展》，《当代外国文学》2005年第1期。

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评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9期。

申丹：《叙事结构与认知过程——认知叙事评析》，《外语与外语教学》2004年第9期。

参见唐伟胜《阅读效果还是心理表征？——修辞叙事学与认知叙事学的分歧与联系》，《外国文学评论》2008年第4期。另外，他在论文《“可然世界”理论对叙事世界的阐释力与局限》一文中，也对认知叙事有所提及。

参见尚必武《叙述聚焦研究的嬗变与态势》，《天津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年第6期；《叙事学研究的新发展——戴维·赫尔曼访谈录》，《外国文学》2009年第5期。

Marisa Bortolussi & Peter Dixon, *Psychonarratology: Foundations for the Empirical Study of Literary Respons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29.